

深山里的哨所

□ 孙长林

1997年的夏天,我坐上那列绿皮斑驳的火车,从北京出发,穿越平原的辽阔,路过丘陵的起伏,扎进了高耸的群山里。阳光穿不透大山的阴影,车厢内黯淡下来,车顶的蓝天也越来越窄。

峭岩后移,变宽的天空,由深蓝过渡到橙红,火车停到了太原站。我随着鱼贯而行的人流,走下火车,又搭乘长途汽车,颠簸三个多小时,来到了毕业分配部队所在的县城。

暮色低垂,灯火阑珊,我站在停车场内,一阵冬天般的风袭来,我的身体抖动一下,双臂不自觉地抱在了胸前,突然感到无所适从。风越来越大,天空也显露出狂躁。我赶紧提上行李,向候车厅内疾行。刚迈进玻璃门,房顶上就传来了啪啪的脆响。

硕大的雨滴像鼓槌一样,敲打着这个山区的县城。苍茫的屋顶,苍茫的群山,苍茫的心境,高高低低,远远近近,如梦如烟,似真似幻。我把耳朵贴在玻璃上,似乎还能听到远方的她曾经柔婉的呢喃,但随着雨声的增强,又被席卷而去。闪电和雷声在空中间断,水汽蒸腾,雨雾氤氲,县城的一切都像被暴雨淹没了。

耳边又传来一种响动,像风吹入心底,如雨声喧嚣,又如电光映照在枪

刺上,再一次扎疼了我的心。这场异地他乡突如其来的雨,让我又一次感到,我的脚步虽已迈进了山西,可我的心思,还没有从北京走出来。

“你的原部队在海淀区,给你改一下分配命令,还是留到北京吧。”毕业时,队长和教导员送我到军校门口,走一路劝导一路。可我当时只想逃离,逃离跟过往有关的一切。

我知道,我还迷失在那段纯真的情感里,她的想法超过了我的意志,我无可奈何,又深陷其中。我的痛楚弥漫成了怀疑职业,怀疑未来,甚或怀疑人生。这种怀疑,虽不像暴雨迅猛强烈,却像暴雨过后,笼罩天地的雨雾,我被困在里面,却找不到走出的方向。

报到后,部队把我分到了一个叫“西沟”的哨所,战友们戏谑地称我为“沟长”。一老一新两个兵,帮我背着行李,边走边介绍情况。一条碎石子铺就的小路,引导着我们的脚步,进入了大山深处。

“西沟”确如其名,是两座大山间的一条沟,也是一条长长的坡路。路两旁杂草丛生,青翠延接荒凉。依着山谷坡底,建有两间简陋的房子,这就是我们的哨所了。

而失落的情感还萦绕在心里,并没有因我离开北京而消散。这种感觉不像手机屏幕碎裂般清晰,却像电池一直掉电般让人心烦;虽不需要大修

大补,但卡顿还是如影随形。脑际总有一个声音,“你是个失败者,好多事情你是做不到的”。

深夜里,我一个人背着枪,拿着手电,巡逻在漆黑的大山里。彼时,猫头鹰最是活跃,叫声瘆人。时不时地,还有野猫、野狗穿过裤脚,又快速逃窜。我不会伤害它们的,我倒是希望它们能来。我不奢望,它们能听懂我的话,或者,我能明白它们的心思。我只期望着,它们能在手电的亮光里,跟我对视一会儿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山里的大雨会让我感到恐惧。有一天入夜,新战士刚巡逻回来,沟内突然电闪雷鸣,闪电划过时,我看到墙壁上攀爬了一层黑色的苍蝇。不远处黑沉沉的山峰,似乎随时都会倾轧过来,将哨所和我们埋掉。

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无能为力,任由恐惧和孤独慢慢侵蚀心底。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无法伸出援手,只有我们三个生死相伴。借着闪电,我看到对面床上的老兵,正将一本杂志放到窗台上,“山里的雨来得急,走得快,习惯了就好了。”老兵冲我笑笑,让我心安了许多。相比杂志的宽度,窗台就显得太窄了,放一次掉一次,掉一次又放一次。老兵反复比对窗台,折叠杂志,终于放了上去。我禁不住笑出声来,他们也跟着笑了,窗外的雨声也慢慢

停了下来。

那一夜,因了两个战友的陪伴,因了困顿中的笑声,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害怕。老兵放杂志的动作,解开了我心里的“口袋”,里面的狭隘、意气、无奈、彷徨、痛苦跑了出来,心里一下子像被掏空了。黑暗中,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,“你再不能困在杂念里,带着过往的坚韧,继续前行吧。”

从那一夜开始,我尝试朝着拖延的事情迈出脚步,制定有点难度的挑战,寻找能帮我恢复能量的角落,保持规律且充足的睡眠。也慢慢学会了欣赏草木滴露、蚂蚁搬家、昆虫鸣叫这些微小的东西。有什么就算什么吧,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吧,我站在磅礴高山的沟底,目之所及,一切都变成了最美的风景。

我也试着用外部的改变,来整理内心的秩序。做通两位战友的工作后,我们三个挥舞起铁锹,清理沟里的杂草,也清除心中的杂乱。我借来自行车,到县城花店,买来几盆君子兰,装点起灰墙掉渣的哨所,也装扮起单调乏味日子。又拿起了搁置许久的笔,写下在哨所的点滴感受,连续在军区的《战友报》上发表了几篇散文和随笔。

领导的肯定,战友们投来的羡慕的目光,小确幸渐渐带来了成就感。这种感觉,也泛化到生活中的其他领

域,增强了自我肯定。我也渐渐明白,生活本就是一次次的碰撞与磨砺,一次次疲惫与不甘的抗争,理解、宽恕、尊重别人,增强自己的动力、实力和人格,一切才会慢慢变好。

后来,由于工作调动,我离开了那个哨所,也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20多年倏而即逝,我早已脱下军装回到地方。2020年深秋,因为参加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培训班,我又来到了北京,突然有一种流浪许久的孩子回到家的感觉,温暖而感伤。

如风的岁月里,大山深处的那个哨所,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,还有青涩年代的懦弱和坚强,还经常走进梦境中来。虽然光阴已把沧桑写在了脸上,但年少时印刻在心中的情感和信念,一直温暖着、激励着、引领着我的行程。时间就像一个圆环,心念挚诚必能再次相见,随着儿子到北京参加工作,我们家与部队的情缘又衔接了起来。

八一建军节来临,我会将自己的右手,以五指并拢的形制,去找寻高于眼睛的眉心,去感恩军队,感激那座哨所,感谢那段时光给予我的热血和不屈的哺育。因为,这个节日,让我拥有了头顶的信仰,也让一名老兵,心灵再次开出了花香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)

□ 郭军红

奔赴演训场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从军校毕业,分配至保(定)北某红军团任排长。第二年9月的一天,正在靶场带兵训练的我们,突然接到团里的紧急通知,全体军官到团部礼堂开会。

接到通知后,连长带着我们,穿着浸透汗水的训练服,跑步赶到礼堂。原来是团首长在下达预先号令,就即将外训需要携带的装备物资、梯队编组、出发到达时间等进行动员部署。全团官兵即将开赴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,进行为期四十天的野外驻训,开展实兵实车实弹战术演习。

朱日和?对,你没听错。就是2017年,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,举行隆重的沙场阅兵的地方。

受领预先号令后的当日,我和其他编为第二梯队开进的干部们,同装甲车驾驶员一起驾驶着战车,驶出装甲车场西北门,后向东,呈一路纵队,沿着乡间土路驶向三公里外的火车站。

在火车站站台处,各战车驾驶员在指挥员的手势指挥下,依次缓缓地、顺利地驾驶装甲车驶上铁路平板车。接着我们挥动大锤,用三角枕木、扒钉、铁丝,将一辆辆装甲车前后左右牢牢地固定在列车上。当然,在整列列车的中间,还加挂有几节俗称“闷罐子”的列车货厢。这是官兵们乘坐、休息的地方。

夜晚22时整,随着团里紧急集合号声的响起,一切准备就绪的官兵迅速集合,全副武装,成四路纵队,悄悄地走出了营区,徒步向火车站开进。

在火车站,官兵们登车完毕,负责行车安全的警戒员,将“闷罐子”的车厢门拉上一半,然后再在门上固定两根胳膊粗的木杠,确保行车安全。

时至子夜时分,车站工作人员给出信号,伴随着火车机头的汽笛声,还有钢轨与列车轮子摩擦发出的咣当咣当声,整趟军列开始一路向北驶去。

暗夜里,我们在乘坐军列奔向演训场的途中,有的席地而卧入睡,有的战士初次到塞外,兴奋得睡不着,便扒着门边望向广阔无垠的大地,还有那布满天际的繁星。

次日,大约九点来钟,我们乘坐的军列终于停靠在了朱日和火车站。在梯队长的命令下,官兵们纷纷跳下列车,装甲车也卸载完毕,官兵们进到自己所乘的装甲车乘员室内,所有装甲车开始按行军战斗序列向驻训地点开进。

记得当时我驾驶的106号装甲战车位于整个开进序列的中间位置。我紧盯前车,通过潜望镜观察着路况,采取隔挡换挡的方式,双手紧握操纵杆,装甲战车伴随着发动机发出沉闷而巨大的轰鸣声,一路紧随其后。

当时,朱日和战术训练基地不似现在建有现代化的基地城。我们那时驻训,到达驻训点后,需要迅速搭建帐篷。搭建帐篷时,不仅要用绳索将四个角绑牢固紧,还要在帐篷四周挖好排水沟。因为塞外高原的天气,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。有时看着广袤的苍穹,天高云淡,说不定一会儿的工夫就会飘来一片乌云,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雨点落下来。待乌云飘去,又是晴空万里。

在演训场,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不同科目的演练,从班、排、连、营到团、师一级的进攻、防御、反空袭、反空降的训练内容,都要展开进行,边推演、边发现问题,反复改进。

有一天,我带领排里的战士们进行团进攻演习时,导调组给出军情后,我们不断向前推进,并在一处缓坡,成一线散兵卧倒下来,等待命令。此时,在我右侧十几米处的四班长喊我“排长”,然后还向我挤了挤眼、努了努嘴,向后摆了摆手。我接着顺势向后一看,原来在我左后方不远处,站着一位肩扛两杠四星的大校。我连忙跳将起来,跑向对方,正了正军帽、敬礼,并报告:“首长同志!某某团二营六连二排,正在参加校军进攻演练,请指示!排长,郭军红。”这位大校军官回礼,并说道:“继续演练!”“是!”我响亮地回答道。事后,才知道这位大校军官是我们师的刘师长。

……

十几年的军旅生涯,我经历了许多,成长了许多,变得成熟起来。时至今日,过往的军营生活,还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

相依相伴

戴燕山 摄
(作者单位: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)

儿时的屋顶记忆

□ 赵春莉

入夏,蝉鸣阵阵,我的思绪被小小平房吸引。思绪飘飞,飞到了儿时的岁月。那时,农村的屋顶是平整的,可以在上面晒很多的东西,比如花生、白薯、豆子、玉米、稻谷……于我而言,屋顶除了有我爱吃的白薯干,就是夏季来临时,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看星星了。

我最喜欢放暑假,因为一放暑假,妈妈就把我和哥哥送到农村老家。夏季的农村生活,对我来说是快乐的。晚上,我常常在屋顶睡觉,因为室内实在太闷热了。我是招蚊体质,所以每次大姨都特意给

我准备个“单间”。这个“单间”,就是在房顶上搭一个蚊帐,三姐总会和我挤在一个蚊帐里,而其他哥哥姐姐则没有这个待遇。每次哥哥姐姐都说我睡的是总统套房,因为我不光有蚊帐,还有凉席。当时的我只觉得幸福,却忘了那分明是大姨对我的独宠。

夏夜的村庄是安祥的,微风轻拂,没有了白日里的燥热,越发显示出夏夜的一份宁静,完全没有城市的嘈杂和喧闹。满天的繁星映衬着乡间的小路,月光洒在村庄的屋檐上,洒在田野间。我们安静地躺在屋顶上,静静地听蛙鸣和虫鸣,仿佛是它们在演奏着的交响乐,将

我们烦躁的内心慢慢抚平。哥哥们在一旁比着今天谁劳作的收获最多,而我和姐姐则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一闪一闪的星光,让我们片刻失神,我们在寻找,哪一颗是姥姥的影像。不知过了多久,随着姐姐轻柔的摇篮曲,我沉沉地进入了睡乡……

那时,爬到房顶上找吃的,也是我和姐姐的乐趣之一。别看我小小的身板,爬起梯子来却是很灵活的。每次大姨父将刚摘下的花生、白薯晒在房顶上时,我都会趁着他们不注意,和姐姐一起爬到房顶,撑着伞,坐在凉席上,吃着晒得半干还有些湿润的花生。

我很喜欢吃这样的花生,它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甘甜味,让我和姐姐的嘴巴根本停不下来。等到大姨父发现时,房顶上早已多了一堆花生皮,而我的手上也多了不少的泥土。大姨父见了,直接刮我的小鼻子,说我是只小馋猫。如今,每年大姨都会专门为我晒很多的白薯干。入冬时,妈妈将白薯干蒸好,我其他饭菜都不吃,只吃白薯干。

日子波澜不惊,写满了烟火气息。回忆像一片片落叶飘落进心底,虫儿在耳畔啾鸣着……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)

走进军营靶场

□ 苗文金

我手脚并用登上了靶场的坝顶,刚想就地休息片刻,不料脚下路空滚了下去。我猛然睁开眼,原来是南柯一梦。我太想念久别的军营了,想念那个曾经摸爬滚打的地方——靶场。

第一次走进靶场,我便被它辽阔的气势所震撼。它太大了,相当于十个足球场大小。它南北长、东西宽,四周被蓝砖墙围困,与外界不相往来,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靶场顾名思义是组织实弹射击的场地,其实它是个综合功能的训练场。东西墙根下分别设置了攀登、掩体与构筑、障碍场、战术训练等地方;南墙前则是一座宽绰的顶篷阅兵台,半圆形的台面平整光洁,并排可以放下八九张双人学生桌,端坐在上放眼望去,各个角落的大小事物尽收眼底。

靶场的环形跑道是组织武装越野、徒手长跑的训练场地。每一

次武装越野,对于身材矮小的我来说都是一场噩梦。我不喜欢长跑,更不要说全副武装的越野。这些科目训练时间漫长,时刻考验着人的意志和韧性。枪、背包、挎包、水壶等物件披挂在身,尤其是酷暑烈日当空,脖颈本被纵横带子勒得几近窒息,加上太阳炙烤,苦不堪言。

靶场北侧是条东西贯通的梯形泥土大坝,上下垂直距离约10米,坝台上面也垒砌着蓝砖墙。枪林弹雨过后,坝尘在靶场弥漫开来。高而厚的大坝此时此刻是后方几个村落的“守护神”,这是它的使命所在。正如我们穿上军装的那一刻,肩上便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。

第一次摸到梦寐以求的钢枪,军人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。可是激动紧张的我不能与它完美结合,它也不能读懂我的理想。第一次实弹射击,我没走进胸环靶的世界,剃了个光头。枪法不准如何上阵杀敌?这是对敌人最大的仁慈。思想上要反思,行动上要反

省。蛙跳、鸭子步、高低侧姿匍匐、1000米跑……严格出精兵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懂得: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,唯有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真本领,上了战场才能打得赢。当我们再次握枪趴下,屏气凝神扣动扳机,子弹呼啸而出,画出一道最优美的弧线。

一般而言,脱靶的子弹有两个去向,一是靶后的坝土里,二是击中坝台上的蓝砖墙,反弹坠落于地。蓝砖墙表层那密密麻麻的弹痕,是一茬又一茬官兵成长的印迹,也是镌刻在军旅中最美的青春印记。事隔多天,我沿着地势平缓的坝坡登上顶端,看着经受枪林弹雨的墙体,思潮起伏想从无数个痕迹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枚。我反复目测当日所在的射击位置,想象子弹飞来的轨迹,在墙上搜寻着与之相对应的弹着点。我注视着墙上一个个新的印痕,无从选择。因为弹痕相差无几,看起来一模一样,有的在同一个位置罗列交织,

辨别不出泾渭。最终经过慎重筛选,我认定了其中一枚。

打出脱靶的流弹并不是光彩的事情,大多数人唯避之而不谈,我却反其道而为之。也许我想铭记曾经失败经历以此鞭策自己努力前行,也许我想找个特殊的标识,证明我曾来过。生命里有当兵历史,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!

几年过后,我被调整到宣传部门工作,但我并没脱离靶场那广阔的怀抱,时常深入靶场采风,以镜头捕捉最有兵味的画面,用笔记录富有兵情的事情,不断有图文作品见诸报端。

翻出压在箱底的一张发黄黄的报纸,看到摄影图片中矗立的大坝、阅兵台,组织实弹射击时的场景,还有在环形跑道奔跑的官兵……靶场往事不禁又浮现在眼前,耳边响起《打靶归来》那首歌曲: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……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)